

先秦諸子教育思想

著 伍振鷺

G529·2/4

361788

伍振鷺 著

先秦諸子

1.



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行

版權所有／不准翻印

先秦諸子教育思想

主編：伍振
發行人：洪

臺北市承德路五〇九巷六號二樓

電話：五九三五一七

發行所：海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新生北路三段六十一號

信箱：臺北第六八～九八一號

電話：五九四一一六～八號

郵撥：第一〇四〇四三號

印刷所：九九印刷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西昌街一一三號

電話：三八一五七四六

定價 精裝90元
平裝65元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五三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
Published By Wei-Wen Books & Publishing Co., Ltd.

P. O. Box 68-981 Taipei, Taiwan, R. O. C.

Tel: 5941116~8

先秦諸子教育思想

目次

第一章 緒論	一
第一節 時代背景	一
第二節 諸子流派	四
第二章 儒家（一）——孔子	三
第一節 孔子生平	三
第二節 學說要旨	一七
第三節 教育思想	二三
第三章 儒家（二）——孟子	五一

第一節 孟子生平	五十一
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學說要旨	五四
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教育思想	六〇
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儒家（三）——荀子	七七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 荀子生平	七七
-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學說要旨	八一
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教育思想	八七
----------	----

第五章 道家（一）——老子	一一三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老子生平	一一三
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 學說要旨	一一五
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節 教育思想	一二一
----------	-----

第六章 道家（二）——莊子	一三九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節 莊子生平	一三九
----------	-----

第二節	學說要旨	一四一
第三節	教育思想	一四六
第七章	墨家——墨子	一六五
第一節	墨子生平	一六五
第二節	學說要旨	一六八
第三節	教育思想	一七二

先秦諸子教育思想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時代背景

由春秋末年到戰國結束這段期間，通稱爲先秦時期。先秦時期是我國學術思想發展光輝燦爛的時代；在此期間內，諸子之學風起雲湧，與西方古希臘文化，遙相輝映。爲甚麼諸子之學勃興於此一時期呢？因爲春秋戰國之世，是我國歷史上政治、社會及經濟各方面變動最劇烈的時代，而諸子則都是對於當時的情況思有以挽救的，於是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。從學術的觀點來看，各家（諸子）的學說（主張）雖不相同，但這僅是手段或方法的不同，而不是目的不同；大家（諸子百家）共同的目的祇有一個，那就是救世。因此諸子之學可說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。胡適認爲「那時政治那樣黑暗，社會那樣紛亂，貧富那樣不均，民生那樣痛苦。有了這種形勢，自然會生出種種思想的反動。」（中國古代哲學史）所持的便是這種見解。那麼，春秋戰國時代的真實情況究竟怎樣呢？我們綜覽先秦諸子的著作及其他有關文獻片段的記載，大略可得出如下的印象：

(一)政治方面 春秋戰國時期，是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變局，實行了千餘年的封建制度，漸漸崩潰；天子無權，諸侯相互征伐；大併小，強凌弱；戰爭連年，兵革不休。孔子孟子對於這種情況，感慨最多：

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」（論語季氏）

孔子曰：「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；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」（同右）

孟子曰：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；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。」（孟子離婁上）

(二)社會方面 隨着封建制度崩潰的，是人倫的敗壞與道德的墮落，孟子曾爲此而大聲疾呼：

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（滕文公下）

原來倫理道德本是封建制度下宗法社會維繫力量的中心，但是這種力量首先便爲天下觀瞻所矚的共主平王所破壞了。因此，上行下效，便淪落至於孟子所說的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」的地步。此外，貴族階級的消滅，境內異族的同化，大都市的興起，交通的發達等，都是社會方面大的改變。

(三)經濟方面 由於戰爭的需要及供生活的享受，諸侯多橫征暴斂，榨取民財；而人民遂日益水深火熱，生活困苦。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曰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。」（論語顏淵）

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饑色，野有餓殍，此率獸而食人也。（孟子梁惠王上）

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（同右）

同時由於井田制度的破壞，工商業興盛，有如漢書食貨志所謂：「壞井田，開阡陌，……王制遂滅，僭差無度，富人之富累萬金。」與「及周室衰，……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；稼穡之民少，……商賈之民多。……富者土木被文飾，犬馬餘肉粟。……」貧富不均，以致凶年饑歲，便發生像孟子所說的：「民之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」的現象。

四 學術方面 古代學在王官，此時則私人講學之風大盛，智識遂下逮於平民；且在此期間，養士的風氣極為盛行，亦有助於學術的發皇。蘇子瞻六國論：「春秋之末，至於戰國，諸侯卿相皆爭相養士。」據史記的記載，當時「魏楚齊趙四公子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，呂不韋以秦之強，羞不如，亦招士，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」而諸侯卿相對於賓客，更極禮重：

騶衍重於齊，適梁，梁惠王郊迎，執賓主之禮；適趙，平原君側行襪席；如燕，昭王擁彗先驅，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，築碣石宮，身親往師之。（同前孟荀列傳）

（燕）文侯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。……趙王曰：「寡人年少，立國日淺；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宴諸侯，寡人敬以國從。」乃飾車百乘，黃金千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純，以約諸侯。（史記本傳）

他日，王謂時子曰：「我欲臣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，使諸侯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，

子盍爲我言之。」（孟子公孫丑下）

以上是先秦時期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及學術各方面的實際情況；其中尤以學術方面對於諸子之學的勃興，影響最深。最後，再引劉向國策敘錄所說的一段話，以對於先秦時期的情況作一綜合描述：

仲尼既歿之後，田氏取齊，六卿分晉，道德大廢，上下失序。至秦穆公，捐禮讓而貴戰爭，棄仁義而用詐譎，苟以取強而已矣。夫篡盜之人，列爲侯王，詐譎之國，興立爲強，是以傳（一作轉）相仿效，後生師之，遂相吞滅，并大兼小，暴師經歲，流血滿野；父子不相親，兄弟不相安，夫婦離散，莫保其命；潛然道德絕矣。晚世益盛，萬乘之國七，千乘之國五，敵侔爭權，號爲戰國。貪饕无恥，競進無厭；國異政教，各自制斷；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；力功爭勝，強者爲右；兵革不休，詐僞並起。當此之時，雖有道德不得施；謀有設之施，負阻而恃固；連與交質，重約結誓，以固其守。……

春秋戰國之世既有如此的時代背景，因之，「百家爭鳴」與「處士橫議」的諸子之學得以勃興，自屬事理之常了。

第二節 諸子學派

前面說過，先秦諸子之學乃時代的產物；但既經勃興之後，却派別紛岐，宗旨不一。其所以如此，莊子天下篇有精要的說明：首二句「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。」是說當時諸子

學派之多，且各以其道爲最高；下文從「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」至「其運無乎不在」，是說古之道術爲諸子學說的淵源；其後「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尙多有之。」是說東周中世以前的學術；再後「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多能明之。詩以道志、書以道事、禮以道行、樂以道和、易以道陰陽、春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。」所謂「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」，即指的儒家，所謂「百家之學」，則指道、墨、名、法諸家；又云：「天下失禮，聖賢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，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口鼻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雖然，不該不偏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；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闢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；天下之人，各爲其所欲爲，以自爲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返，又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；道術將爲天下裂。」以上爲全篇的總論。「道術」爲古代學術的總稱，即所謂「古人之大體」；在諸子中，儒家能明六藝以教人，其出爲最早；及道術分裂，於是百家紛起，各得其一，察焉以自好，雖各有所長，各有所用，而不該不偏，莊子稱之爲「方術」。接着下面分論各派；各派皆云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某某聞其風而說之。」自「不侈於後世」起，至「才士也夫」，評述墨翟禽滑釐一派；自「不累於俗」起，至「其行適至是而止」，評述宋鉅尹文一派；自「公而不當」起，至「雖然、概乎皆嘗有聞者也」，評述彭蒙田駢慎到一派；自「以本爲精」起，至「古之博大真人哉」，評述關尹老聃一派；自「苴漠無形」起，至「芒乎昧乎，未之盡者」，評述莊周一派；自「惠施多方

「一起，至篇末「是窮響以聲，形與影競走也，悲夫。」評述惠施一派。莊子天下篇是我國詳述諸子學派最早的一篇文章；其評述諸子，僅舉人名爲標，尙無儒、道、墨……家之名。如以後來所稱家數加以區別，則墨翟、禽滑釐與宋鉞、尹文，皆爲「墨家」；彭家、田駢、慎到爲「法家」；關尹、老聃與莊周，都是「道家」；惠施爲「名家」；加上首段所謂的「鄒魯之士」的「儒家」，計有五家。他於墨、法、名三家，各有微辭；於儒道二家，均無貶語，尤於莊周推崇備至。不過這篇文章，很多人懷疑不是莊子自作的。

其後，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，引其父談的論六家要指之言，始明白採舉家數的名稱。首段爲總論；次就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；道德六家，分別論述；其下更就所論分別解說；簡明扼要，極爲精到。茲節引其前半段於左：

易大傳：「天下一致而百慮，同歸而殊塗。」夫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，此務爲治者也；直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有不省耳。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，而衆忌諱，使人拘而多畏；然其順四時之大順，不可失也。儒者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難盡從；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，列夫婦長幼之別，不可易也。墨者儉而難遵，是以其事不可徧循；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。法家嚴而少恩；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，不可改也。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；然其正名實，不可不察也。道家使人專一，動合無形，瞻足萬物；其爲術也，因陰陽之大順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，與時遷移，因物變化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。……至於大道之

要，去健羨，綢聰明，釋此而任術。夫神大用則竭，形大勞則敝。形神騷動，欲與天地長久，非所聞也。

史遷折衷洙泗，而其父則崇尚道德；因之其論六家要旨，認爲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五家，各有短長，獨於道家，多溢美之辭。

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，據劉歆七略，論述諸子，於六家之外，又加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四家，共成十家。竝略其著錄的書目，錄其論述十家之言於左：

儒家者流，蓋出於司徒之官；助人君順陰陽，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，留意於仁義之際；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宗師仲尼，以重其言，於道爲最高。孔子曰：「如有所譽，其有所試。」唐虞之隆，殷周之盛，仲尼之業，已試之效者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辟者又隨時抑揚，違離道本，苟以譁衆取寵，後進循之，是以五經乖析，儒學寢衰。此辟儒之患。

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；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人君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舜之克讓，易之謙謙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，則欲絕去禮學，兼棄仁義，曰獨任清虛，可以爲治。

陰陽家者流，蓋出於羲和之官；敬順昊天，歷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拘者爲之，則牽於禁忌，泥於小數，舍人事而任鬼神。

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；信賞必罰，以輔禮制，易曰：「先王以明罰飭法。」此其所長也。及

刻者爲之，則無教化，去仁愛，專任刑罰，而欲以致治，至於殘害至親，傷恩薄厚。名家者流，蓋出於禮官；古者名位不同，禮而異數，孔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」此其所長也。及激者爲之，則苟鉤鈇析亂而已。

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；茅屋采椽，是以貴儉，養三老五更，是以兼愛，選士大射，是以上賢，宗祀嚴父，是以右鬼，順四時而行，是以非命，以孝視天下，是以上同，此其所長也。及蔽者爲之，見儉之利，因以非禮，推兼愛之意，而不知別親疏。

縱橫家者流，蓋出於行人之官；孔子曰：「誦詩三百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亦奚以爲？」又曰：「使乎，使乎！」言其當權事制宜，受命而不辭，此其所長也。及邪人爲之，則上詐譖而棄其信。

雜家者流，蓋出於議官；兼儒墨、合名法，知國體之有此，見王治之無不貫，此其所長也。及蕩者爲之，則慢羨而無所歸心。

農家者流，蓋出於農禩之官；播百穀，勸農桑，以足衣食。故八政一曰食，二曰貨。孔子曰：「所重民食。」此其所長也。及鄙者爲之，以爲無所事聖王，欲使君臣並耕，諄上下之序。

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裨官；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；致遠恐泥。」是以君子弗爲也；然亦弗滅也。閭巷小知者之所及，亦使綴而不忘，如或一言可采，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。

以上是班固論述十家的意見，下面還有一段總論：

諸子十家，其可觀者，九家而已。皆起於王道既微，諸侯力征，時君世主好惡殊方；是以九家之術，纘出並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馳說，取合諸侯。其言雖殊，譬猶水火，相滅亦相生也；仁之與義，敬之與和，相反而皆相成也。易曰：「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」今異家者各推所長，窮知究慮，以明其指，雖有蔽短，合其要歸，亦六經之支與流裔，使其人遭明王聖主，得其所折中，皆股肱之材已。仲尼有言：「禮失而求諸野。」方今去聖久遠，道術缺廢，無所更索；彼九家者，不猶愈於野乎。若能修六藝之術，而觀此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長，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。

班氏漢志論述十家，以小說家爲「小道」，認爲「其可觀者，九家而已」；故十家除小說家，又稱「九流」。流卽流派，卽班文每段首句所稱的某某家者流。以上十家中，除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四家爲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所增入外，其餘六家與司馬談所論的相同；而且他們都同引易繫辭所謂「同歸殊塗，一致百慮」的話。不過，司馬所謂的「同歸一致」，是指諸子的目的同在於「務爲治」；所以「百慮殊塗」，則因爲「所從言之異路，有省有不省」。至於劉班二人的見解，却以爲「合其要歸，亦六經之支與流裔」，這是九流十家的「同歸一致」；而其所以「殊塗百慮」，則因「時君世主，好惡殊方」，諸子各引一端，以「取合諸侯」。二者主要的不同，是一崇尚道德，而一推重儒家。又漢志亦如論六家要指，於諸子各舉其短長；惟其論各家的缺點，均認爲是末流之弊。如於儒家，說是「此

辟儒之患」；於道家，則云「及放者爲之」；於陰陽家，則云「及拘者爲之」；於法家，則云「及刻者爲之」；於名家，則云「及激者爲之」；於墨家，則云「及蔽者爲之」；於縱橫家，則云「及邪人爲之」；於雜家，則云「及蕩者爲之」；於農家，則云「及鄙者爲之」。其實漢志所評論的各家之短，也許正是這一流派的特色，而不見得是末流之弊；若是各家失去了其固有的特色，則諸子之間就沒有甚麼差別了。

此外，評述諸子學派的，尚有荀子非十二子篇及淮南子要略。荀子非十二子篇所批評的共有十二人，分爲六組；各組均加批評。於它囂魏牟，荀子批評他們：「縱情性，安恣睢，禽獸行，不足以合文通治。」於陳仲史鰌這一組，荀子的批評是：「忍情性，褻谿利跂，苟以分異人爲高，不足以合大衆，明大分。」於墨翟宋鈰，荀子則說：「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，上功用，大儉約，而慢差等，曾不足以容辨異，懸君臣。」於慎到田駢，荀子批評說：「尙法而無法，下脩而好作，上則取聽於上，下則取從於俗，終日言成文典，反糾察之，則偶然無所歸宿，不可以經國定分。」於惠施鄒衍，荀子批評他們：「不法先王，不是禮義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爲治綱紀。」對於子思孟子，荀子的批評是：「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，猶然材劇志大，聞見雜博，案往舊造說，謂之五行；甚僻違而無類，幽隱而無說，閉約而無解，案飾其辭而祇敬之！曰，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子思唱之，孟軻和之；世俗之溝猶贅儒，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，遂受而傳之，以爲仲尼子游爲效厚於後世。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。」他批評諸子，只指陳短處，而不略述其所長，似稍嫌

主觀；亦有人以荀子非十二子，韓詩外傳所引，止云十子，而無子思孟子，認爲是其徒韓非李斯，假託師言，以毀聖賢。（王應麟因學紀聞卷十）因此其意見遂不值得重視。至於淮南子要略，本是自序，雖曾論說諸子之學發生的原因，但未批評各家的短長；且其文出於天下篇之後而無以過之，故不詳作介紹。

綜上所述，先秦諸子的學派，大致不外天下篇所舉的五派，司馬談所論的六家，與漢志所列的九流十家。然而，各家學說的價值，却相去甚遠，而有上下床之別。茲就漢志所列十家而言：陰陽家所談的，不外星象、歷數、五德終始之類，迹近迷信，根本不能算是學術；縱橫家爲當時政客們一時的策略，也無所謂學術思想；小說大致爲外史雜記等書，不足以言學術；雜家成於衆人之手，集合百家之言，亦無固定宗旨；農家除許行「君民並耕」的主張，略見於孟子書中外，其思想學術殊無足稱；名家辯論之術，乃是各派共有的工具，實不足以獨立成爲一家；法家則史遷認爲「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」，而韓非李斯又都是儒家大師荀子的學生，雖有其獨立的主張，然究竟是儒道兩家的轉手，因之學術地位也較低；故近人論先秦諸子之學，認爲十家之中，僅儒、道、墨三家卓然有以自立，其學術價值亦最高。錢玄同中國學術論文集要序：

陰陽卽東周中葉以前之舊學。縱橫乃一時致用之術。小說爲歷史之支流。雜家之書，傳於今者，有呂氏春秋及淮南子；二書皆成於衆人之手，蓋集合百家之說，初無宗旨可言。其他，則農家之許行，嫉當世君民以名義之殊異，而生「治人」「治於人」之階級，因創爲「並耕」之說